

# 有爱就是幸福的

□闫博

我一直搞不清楚什么是幸福,幸福的含义到底有多深刻,怎样才算是真正的幸福?是拥有丰富的物质享受,是令人满意的工作,还是美满的家庭?我觉得都是又都不是。直到那天参加走访,我才终于明白幸福原来就这么简单,有爱就拥有了一切,有爱就是幸福的。

区里组织了一次“送温暖、献爱心”活动,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调研,走访慰问困难企业职工、居民家庭。在跟随领导走访慰问的过程中,刚开始的几家,有的是下岗职工,有的是没有劳动能力的贫困居民,生活的清苦、拮据让人看了寒心。

他们住的不是低矮的土坯房就是老楼房,由于采光度低,常年见不到阳光,阴暗、潮湿,给人很压抑的感觉,家里

不是老的老,就是残的残,根本没有固定收入,只能靠区里发放的低保金生活,屋里到处堆积着破旧的杂物,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整个房间就像一个大的垃圾桶,散发出难闻的气味,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仅有的几只马扎上面黑乎乎的,日积月累滴上的水渍、菜汤等,加上磨损,已经看不出本来面目。看来,主人连基本的卫生保洁都懒得去做。

当我们把带来的大米、油、面等慰问品提进房间时,他们面无表情,只是机械地说感谢话。相比较生活上的贫穷、物质上的匮乏,让我更难受的是他们精神上的萎靡,那种看不到希望、缺乏阳光和生气的迷茫,对当下生活的失望和抱怨,如同一座大山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想

不到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在高楼大厦的掩映下,竟然还有这么贫穷的社会群体。

最后一家相对年轻一些,是一对下岗职工,孩子有点残疾。一进门,没有虚伪的客套,他们就忙着给我们让座倒水。我仔细环顾了一下,这是一间十几平方米的职工宿舍,非常简陋,没有一点装修,地面还是水泥的,但是整理得井井有条,给人窗明几净的感觉。

“屋就是小了点,请各位将就着坐吧”,女主人从床底下拿出几个马扎,歉意地说,“妮妮,快向叔叔阿姨问好,给叔叔阿姨表演个节目。”小女孩六七岁的模样,虽然不会说话,但表现得落落大方,用手语向我们问好,在那狭小的空间里主动为我们表演了一段舞蹈,赢得了大家

的阵阵掌声。谈起现状,男主人脸上露出了笑容:“现在好多了,记得我们两个人刚下岗那会儿,生活没有保障,孩子又有残疾,真是没法过了。幸亏街道领导的帮助,给我们申请了低保,安排孩子她妈去了纺织厂当工人,我自己也摆了一个修鞋摊。最近我又把孩子送去了聋哑学校,现在都认识好多字了。”

“感谢政府每年还来看我们,现在我们两个人都有了一份相对固定的收入,我们已经很知足了”,女主人接过话说,“我琢磨着,困难的家庭一定还有很多,前几天还和孩子她爸商量,我们现在好多了,不能再给领导添麻烦了,我们想把低保的名额让给更需要的

人。”

这样一个家庭,生活已经如此贫穷,心里竟然还想着别人,这句话让我感动。从他们一家人的脸上,根本就看不出贫穷、苦闷的影子,看到更多的是快乐,平凡的日子依然过得充实、很丰满、很知足的样子。

当我们要走的时候,一家三口一直把我们送到楼下,我注意到,两口子手牵着手,他们脸上始终挂着一种自信的微笑,那是真挚的,是发自内心的,深深地感染着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

2022散文大赛 来稿选登

主办:山东省散文学会 牡丹晚报

## 舞者(外一首)

□袁磊

为什么我们  
那么热衷评比  
总要分出长短  
总要排出一二

树就是树  
在同一时空  
生长的他们  
是多姿多彩  
生命的舞者

## 浅显的道理

有些道理  
父母痛骂着  
让我们明白  
  
有些道理  
父母抽打着  
让我们明白  
  
可我们

就是不明白  
是不屑明白  
是不愿明白  
  
最终  
我们用一生  
含着泪明白了  
那些浅显的道理  
和父母的悲哀



老来多趣事

□张杰

老来多趣事,  
耄耋学上网。  
老伴先报名,  
儿女全都上。  
友朋好几位,  
学生有一帮。  
早晚送祝福,  
寒暑问暖凉。

偶议天下事,  
平日叙家常。  
抗疫是重点,  
防疫献药方。  
有何烦心事,  
网聊一扫光。  
有了好歌曲,  
学着唱一唱。

若有好画面,  
网上传播忙。  
爱听好唱段,  
吕剧梆子腔。  
感到很荣幸,  
时代大变样。  
科技发展快,  
信息促国强。

## 忆童年

□张新华

开启记忆的闸门  
童年往事奔涌而出  
  
我吃茅草,啃树皮  
书包缀着补丁  
裤子露着屁股  
像猴子一样爬树,翻墙  
像兔子一样在田野里  
奔跑  
滚铁环,踢毽子  
捉迷藏,过家家  
偷瓜,打枣  
摸鱼,捞虾  
追兔,撵狗  
捕鸟,捉蝉  
一身的泥巴,汗水  
散发着腥气,臊气

跑十多里路,  
看一场露天电影  
激动得手舞足蹈  
等三百多个日子,  
过一个年  
幸福得彻夜不眠  
一片野地  
追逐梦想世界  
家乡小河  
喂养整个童年  
  
长大后,我离开故乡  
还依然相信  
那些童真童趣  
还会野草一般  
疯长在乡间

那年那月  
anianannayue

## 幼时美食知多少

□仪凌燕

前几天和朋友聊天,聊着聊着就聊到了童年,一回忆那缺吃少喝的年代,窜入记忆的就是儿时的“美味”,有大自然馈赠的零食,也有巧手母亲们做的“美食佳肴”,一下子鲜活起来,温暖着我们的味蕾。

柳梢绿了,茅根的嫩芽从地下钻出来了,嫩芽上很快生出花苞,我们叫它“荻谷”,田野里,沟渠里,一簇簇,一丛丛。当荻谷长到一寸来长的时候,小孩子们便三五成群去沟渠边采摘,把“荻谷”一根一根提出来,然后大把大把往口袋里装,或者边采边吃,剥开嫩绿的皮,把柔软的内芯放鼻尖嗅嗅,然后再填进嘴里,那种软糯的香,可是我们一年的期盼。

麦穗黄了,村西那两棵高大的桑葚树,便开始吸引小孩子们的目光。两棵桑葚树结的桑葚熟透的

时候一个是白色的,一个是黑色的,白的乳白,黑的黝黑,品种不同,但都甜得过瘾。树上的孩子摘着吃着,不时折下一些带有桑葚的枝梢扔到树下,树下的小馋鬼们就欢呼着去抢。

夏秋季节的田地无异于宝藏之地。周末的时候小伙伴们结伴去割草,不时会发现超大的马泡秧,然后就会传出欢呼声。那些熟透泛黄的马泡,散发着好闻的香味,它们很快会成为我们的解馋之物,驱除我们的劳累。现在想来马泡的样子就是微型甜瓜,但并不甜。也有苦马泡呢,不小心吃着,会让人把嘴角咧到后脑勺。即使如此,每一次遇见还是让我们大呼小叫着庆贺一番。

除了马泡,“黑蛋蛋”和“灯笼果”也是我们常见的美味零食。据说黑蛋蛋的学名叫龙葵,一

尺多高的植株上结了一簇簇的豆豆,如黄豆粒大小。这些豆豆从生到熟颜色会从青变成紫色,熟透的黑蛋紫中透黑,吃起来甘甜可口。灯笼果是被包绕在一个灯笼样的薄皮里,薄皮空气充盈,倒垂着挂在植株上,真像一个个小灯笼。不熟的灯笼果皮是青色的,质地比较韧,我们常常把它揪下来朝眉头一按,发出“啪”的一声。小伙伴们常常比赛看谁按出的响声更大。熟透的灯笼果皮变成白色,果实黄澄澄的,就成了我们的美食,味道类似于西红柿,酸溜溜,甜滋滋。

到了深秋,沟渠边地下的茅根又被我们瞄上了,茅根真是宝呢,在春天我们吃它地面上的嫩芽荻谷,秋天又可以吃它的根,我们或用铲子或用钩扒,把茅根挖出来,用手捋捋茅根上面的土,就放在嘴

里嚼起来,它甜甜的汁液让我们这些孩子乐此不疲。茅根的生命力极强,根本不用担心把它给挖绝了。

回忆起小时候的生活,不得不佩服那个时代的母亲们。她们把一些日常的东西随手拿来经过烹制就是可以上桌的“佳肴”。且不说现在仍受追捧的榆钱和槐花,就连“白杨狗”都可以成为我们饭桌上的佳肴。“白杨狗”是杨树的果实,但有些能吃,有些不能吃,能吃的是那种胖胖的“白杨狗”,刚出来毛茸茸的,长到四指长的时候上面满是“小米米”,这是最好的时候。

这些幼时的“美味”点缀了我们贫瘠的童年生活,丰富了我们的记忆,逐渐形成一种“故乡情结”,印在我们的脑海里,虽经岁月的洗礼,弥久而弥新,怎么也不忘怀。

